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宗教心理学

世 瑾

随着社会的需要、科学的发展和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的深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在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心理学界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重视。作为它的一个分支学科,鲜为人知的宗教心理学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宗教现象进行深入的和比较的研究后发现,宗教是一种具孔普遍性、群众性和长期性的社会历史现象。把宗教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人们既可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探讨。但是,要探索人们为什么会有宗教行为和信仰态度改变的心理因素,径直从经济、政治等宏观方面去考察就嫌不够了,必须深入到社会心理的微观环境去探索,从宗教心理学角度去探讨宗教现象。

如果人们承认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是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规律这个看法,那么,宗教心理学这门社会心理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任务可以认为是研究人的特定宗教群体生活过程中产生宗教心理现象的规律。诸如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大群体中经常发生的宗教情绪感染问题,小群体的青年宗教心理,老年宗教心理的规律等。同时,宗教心理学在研究群体宗教意识之外,还研究个体宗教心理的生长和发展,即个体宗教意识的各个方面和特征,以及活动的规律,如宗教意识经验、宗教感情、宗教态度和信仰改变问题以及宗教行为等等。宗教心理学研究人的宗教态度、宗教行为和信仰皈依等问题,是把其作为社会心理现象来加以研究,而不仅是把它作为一般的个体心理来研究的。同时,一般讲宗教心理学并不把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非法渗透活动或个体营生的封建迷信列入它的研究范围。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①事实上,宗教心理现象是社会心理学最早把它作为氏族、部落心理来研究的社会意识;而个体宗教心理的成长和表现,根本上说是任一个体以某个宗教团体或宗教人物为“参照群体”或“参照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所以,宗教心理学可以说是研究和探讨个体或群体宗教意识和行为特征的科学,研究宗教心理规律的科学。

二

宗教心理学同它的母系学科(心理学或宗教学)一样,既年轻又有一个漫长的过去。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人们在探索自身的问题时，首先接触到的是“灵魂”。对于“灵魂”这种心理现象的解释，既激发起最初的灵魂观念、原始宗教观念，也孕育了科学的萌芽。有人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已有对精灵和灵魂的信仰，这大约相当于我国丁村文化或山顶洞人的氏族社会时期。而西方不少学者都把探讨宗教心理学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有关“灵魂科学”（Psyche Logos）的研究，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国有关宗教心理现象的研究亦可以追溯到儒家或佛教的灵魂观。为了明确研究的起点，不妨对宗教心理学的形成，尤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宗教心理学作一粗略的历史回顾。

当人类认识从浑然一体的知识结构逐渐分化，形成最早的各门具体科学时，心理学和哲学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哲学心理学时期。在这个时期，尽管哲学家、神学家乃至教主的某些论述已涉及到宗教心理思想，或者他们本身就具有或多或少的宗教心理体验，但是，这些有关宗教心理的论述都具有较浓厚的理性思辩特征。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对心理现象的探索，毕竟已涉及心理的各个具体方面，而不仅仅是“灵魂论”或哲学论认识论的理论分析。从历史上看，这种宗教心理和抽象理性思辩的浑然一体是由来已久的。所以，有神论和无神论都竞相以心理学作为自己的根据或出发点。甚至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呼吁，“我们迫切需要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神学”。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宗教改革时期的马丁·路德神父，到德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以及随后的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他们对宗教心理现象都有各自执着的研究。马丁·路德从人类学角度探讨宗教行为，康德把宗教贬入道德范围，费尔巴哈则从分析由恐惧产生的依赖感入手解释宗教的心理根源，而施莱尔马赫则把宗教归结为一种虔诚的感情状态，“绝对依赖神的感情”。这些都为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W. Wundt）开创独立于哲学心理学和通过民族心理学探讨人类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教意识作了最初的理论准备。

在宗教心理学的初创阶段，各个不同学派的心理学家，从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出发，探索宗教现象的产生，考察宗教意识的各个方面和表现。同时，对宗教现象的论述，亦已涉及到交往过程和宗教活动中的情绪感染、祈祷暗示等心理方式。首先，冯特在首创实验心理学后，在他的《民族心理学》一书中，对原始氏族、部落大群体的宗教意识起源和演化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标志着宗教心理学已开始把宗教现象作为社会心理现象来研究。冯特在10卷本《民族心理学》中，以4、5、6卷分别探讨了神话和宗教问题。他从人类意识系统提出了关于人类宗教意识演化的4个阶段的理论假设，成为西方社会心理学最早的理论形式和重要内容之一。冯特认为，象思维这样的高级心理形式和民族心理（包括宗教心理）是不能以实验方法研究的，所以，冯特本人对宗教和神话的研究，是从各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产物入手探讨的。

在西方宗教心理学发展的早期，另一个从个体宗教意识研究着手的重要学派，是由冯特的美国学生霍尔（G. S. Hall）开创的。由他著述的《青年期》一书，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出发，对宗教及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伯克（E. D. Starbuck）对道德和宗教问题作了探讨。他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宗教信仰作了系统的规律性的探讨。霍尔和斯塔伯克两人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这个名词，而且创立了美国最早的宗教心理学刊物。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W. James）曾为斯塔伯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作序，并继斯塔伯克之后，研究了个体宗教经验，写出了《宗教经验种种》（1902）一书。这本书是这个时期宗教心理学探讨个体宗教经验的重要的代表作，它至今仍被视为西

方宗教心理学研究中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詹姆士在此书中，一方面大量采用斯塔伯克的经验资料，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又不同于当时一般使用的“问卷法”。他收集了各种传记、日记、个人通信，通过这些个案资料来研究圣徒和信徒的形形色色的宗教经验。为了探讨各种宗教经验的特征特别是神秘经验的实质，詹姆士提出了潜意识和宗教经验关系的假设，并采用了医学上药物实验探索生理变化与心理变化的关系，詹姆士的同时代人留芭(J. H. Leuba)，也很重视对宗教经验的研究。他在宗教神秘主义研究中，考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各个方面。如，瑜伽，入定状态，基督教神秘主义等。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心理学》(1925)对宗教经验的医学生理因素作了系统的描述。在对待宗教价值问题上，他同詹姆士持相反的意见。今天，从意识经验这个层次，特别是从潜意识层次研究宗教经验，已成为宗教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并且正在向医学心理学、药物心理学、认知心理学领域深入。

宗教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是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说应用于宗教现象的研究，是从心理的最低层次来探讨宗教的起源和实质，并通过儿童、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的精神生活的比较研究，探求宗教心理的实质。在《图腾与禁忌》这部宗教学上的重要著作中，弗洛伊德把无意识本能、奥狄普斯情结，作为解释宗教心理现象的基本概念。这种观点曾遭到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非难。但是，他对无意识理论的研究，推进了心理学从意识层次到无意识层次的深化，使宗教意识研究从理性主义的分析，进入无意识的心理分析，这对于对宗教心理作多层次、多侧面的综合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特别在宗教心理学研究方面，精神分析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不容忽视。如美国的埃里克森(E. Erikson)和弗洛姆(E. Fromm)都是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直接有关，并对他的理论作了修正，成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人物的。

有关个体意识的发展研究，特别是儿童宗教意识的发展研究在西方宗教教育理论中，是得到重视的。皮亚杰的儿童宗教意识研究，如同他的发展心理学一样，受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重视。我们认为，如果把儿童个体宗教意识的研究，辅之以民族宗教心理的研究，将能够在人类意识系统和个体意识系统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深入探讨宗教意识的特征和结构，有利于加深对宗教心理的规律性认识和加强对宗教心理神秘感和厌恶感的有效克服。

宗教行为和宗教态度的研究，是对宗教心理外显侧面研究的重要方面。5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阿盖尔(W. Argyle)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L. Festinger)两人，各自在自己的著作《宗教行为》(阿盖尔, 1958)和《预言的破产》(费斯廷格, 1956)中，就宗教行为和宗教态度的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研究和阐述。60年代，阿盖尔还专门撰文探讨人们信奉宗教的种种心理根源。阿盖尔的《宗教行为》又以《宗教社会心理学》(1975)为标题出了修订版。他以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检验心理学家们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宗教理论，如弗洛伊德的投射理论，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认识需要理论和为宗教界接受的丧失补偿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过去70多年的宗教心理研究，是一个从哲学分析和理论分析阶段逐渐进入经验事实分析和实验研究阶段的过程，并且，开始对宗教心理作了一些尝试性的实验研究，有的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收获。但这方面的工作并非没有争议。

三

自进入80年代以来，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各有进展。并越来越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美国，宗教心理学会的成员就有一千多人。

当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从传统的研究课

题来看,宗教经验、宗教态度、宗教行为和宗教信仰等,都属于着重研究的课题。在这方面,心理分析作为对宗教的一种理论解释,仍被人们视为重要,而被普遍盲目地接受。同时,随着有关宗教经验研究的进展,有无宗教经验的争议似乎已告结束,进而深入探讨为什么要研究宗教经验和如何研究宗教经验等问题。其次,关于宗教心理的跨文化的研究也为人们极其重视,例如,宗教意识的同一性和文化意识的同一性的研究等等。第三,有关方法问题的研究,例如,从方法论探讨宗教研究同其它社会科学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了从意识角度研究宗教的远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认识论角度探讨宗教,收获不是很大。当前,大部分的研究工作仍建立在经验描述和相关关系的定量分析上。目前,一些研究正向宗教实验心理学推进,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心理学家们似乎已感到系统地改变宗教条件的必要。1980年,法国巴黎大学教授迪康奇(G.P.Deconch)在他撰写的一篇宗教心理学的“非实验和实验研究的方法”一文中指出,对宗教心理学研究采用实验方法是可行的,必须沉着大胆地在宗教心理研究中,采用实验方法。如宗教教育,牧师的选择和培训方面,已在不同程度上采用实验方法。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有“控制性”地研究宗教心理这是不道德的。许多宗教信徒似乎认为,科学技术和方法对宗教经验的瞬间性是不相容的。然而,研究者们已普遍认识到,一维和多维的解释作为确定宗教态度的依据是重要的。

在宗教教育方面,对儿童宗教思想的研究,目前不象20多年前那样重视。1964年,美国的戈德曼(R.J.Goldman)运用皮亚杰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实验研究在这个领域里略有进展。如英国心理学家研制了一台测量儿童对基督教态度的仪器,他的一份英国抽样调查报告表明,儿童对基督教的态度随年龄增长而变弱。另有研究者从实验研究探讨了认识发展和宗教态度之间的关系。正在探索中的一项新的努力,是运用计算机来模拟一个人达到特殊宗教信仰或具有宗教倾向的计算机程序。这方面的研究距离有效的成果更为遥远。显然,宗教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即使在西方各国也还处于发展之中。由于各国诸学派依据各自研究领域所掌握的材料,作出的理论假设迥然相异,所以,各学派在许多理论上很难,也无从取得完全一致的体系和相同看法。有人认为,理查德·德·卡霍于1984年发表的《宗教心理学》是目前西方宗教心理学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研究成果,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究竟如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学科已经取得的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及其具体研究成果,对它们进行有的放矢的比较和鉴别,这对于我们借鉴各国的科学文化成就,还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苏联理论界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从总体上看,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已经摆脱了过去长期的“间歇”封闭状态,进入重新发展的阶段。尤其是80年代以来,发展更深入。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先后成立科学无神论宣传协会,社会科学院无神论研究所以及附设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无神论研究室和组,它们分别研究和解决有关无神论和宗教问题。1966年苏联创办的《科学无神论问题》辑刊,至今一直是研究无神论和宗教的重要学术刊物。其中包括对宗教意识心理和宗教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别和关系的探讨,也探索宗教意识的特征和结构等问题。如“宗教意识的特征和结构”一文,就是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

乌格里诺维奇撰文，从宗教意识角度探讨宗教现象的一篇重要论文。苏联学术界也通过对西方宗教心理学的翻译和评论进行宗教心理学研究。例如，苏联学者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进行批判性评论的文章和专著亦时有发表。1985年，苏联学者波波娃的《弗洛伊德主义和宗教》一书专门列题论述弗洛伊德的宗教学遗产，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8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心理学随着同西方心理学界交往的日益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有关西方的宗教心理学传统和新提出的研究课题，均受到苏联学术界的关注。80年代初，苏联学者就以《科学无神论论宗教心理》为题，着重论述宗教心理的产生和社会作用以及如何克服宗教心理等等。但正如苏联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洛莫夫在1983年全苏心理学会会上作的《对苏联心理科学的任务》报告中指出的，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边缘上的某些其它学科，与心理学的意识形态职能有关的问题研究得很少。诸如宗教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等情况就是如此。令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社会心理学的有关方面都颇有进展，1983年，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烈耶娃的《社会心理学》一书，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和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都涉及宗教心理学的课题，注意到对宗教这种社会现象该做的社会心理研究。该书还对现代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给予了历史评价，并对社会心理学涉及的交往方式，如情绪感染、暗示等作了论述。另有一些苏联学者对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分别从民族学、宗教学方面进行理论评论，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1985年，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乌格列诺维奇编著的《宗教学概论》，业已把宗教心理学列为全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这表明，苏联学者在对宗教现象进行综合研究时，已把宗教当作社会心理现象来加以研究了。当然，由于苏联社会心理学本身仍处于形成、发展之中，它的各个研究领域起点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同时，学术发展也分别处于哲学评论、经验事实描述和分析或社会分析等不同阶段和交叉过程。所以，就宗教心理学而言，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哲学理论评论多于具体学科研究和系统的论证。但是，苏联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历程和途径都给我们以启发。因为，苏联毕竟是我国理论学术界十分熟悉的。苏联的理论类型从意识形态来讲，较之西方的理论更容易为我们理解和接受。近年来，为我国理论工作者比较熟悉的苏联学者乌格列诺维奇新近出版的《宗教心理学》一书，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五

应该承认，我们在宗教心理学研究方面，起步晚，起点低。但是，我们只要善于从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吸收和借鉴积极的东西，重视唯物主义者 and 马克思主义者先辈们在无神论和有神论的长期斗争中如何吸取心理学理论和注重心理研究的经验，可以相信，在今后无神论和有神论的相反相成的历史长河中，宗教心理学和其它科学一样，最终将会替代有神的信仰。当然，这种“替代”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坚韧不拔的探索、研究，才能科学地说明和有效地克服人们的宗教心理。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宗教心理学研究已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好兆头。80年代初，各地已先后有一些宗教心理学的译文和论文发表。这些文章对宗教社会现象的研究开始涉及到人们的心理层次，在阐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同时，探讨了宗教产生的心理根源和宗教心理的实质。无论就西方和苏联的学术研究，或我国学术界取得的点滴经验来讲，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宗教这个既复杂又普遍的社会现象。

当然，对宗教现象或宗教心理现象仅仅从理论上比较研究是不够的。理论鉴别的重要一步在于，通过实践去检验有关的理论，提供定量和定性的综合分析和科学依据，以便有助于对不同层次的决策需要。因此，我们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还必须从本国的宗教社会现象着眼。从社会心理角度，开展对宗教行为和宗教态度的深入体察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从中找出符合我国实际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宗教信仰的改变和社会心理的改进。这将是道远任重的艰巨任务。这样的研究工作，既要求我们研究人员有理论上的探索勇气，还要富有艰苦踏实的调查研究学风。

多年来的工作使我们初步认识到，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直接反映，宗教意识是社会心理反映中的一种“幻想的反映”。人类的文明史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期，宗教这种“幻想的反映”，表现为还没有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原始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例如，原始先民最初把同自己处于浑然一体的自然现象或动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来崇拜，这就是最初的原始宗教意识。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在强大的阶级统治势力面前，被奴役的人们“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普通人的那种“自我意识”和他们的感情、愿望、意志，在教主的创教活动和僧侣阶级的体系化宗教形态的强化下，转化成了神的愿望和意志，并交织存在于世界上千千万万各种教徒和非教徒的精神生活之中。千百年来，它以这样或那样的信仰方式影响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即使在当今世界上，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大国或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大国，宗教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力量。这也是应该认真研究的社会心理现象。

因此，既然宗教信仰现象是一种带有必然的、普遍的、长期的社会现象，那么，对宗教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如果认识不足，对它持不恰当的看法或操之过急的态度，就会事与愿违。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来探讨人们宗教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的规律，积极地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因势利导，才能有效地教育人民克服对宗教的盲目神秘感和厌恶感。对广大宗教信仰者、教徒或非教徒信仰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才有助于人们从实际生活中选择、改变信仰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象人类对宇宙、大自然的拼搏那样，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人类对自身的研究，也许要经历更漫长的历程。而这一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各学科的通力协作，才能达到改造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建立适应“四化”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文明。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深